



Thirty-four East

东经三十四度线

〔美〕阿尔弗雷德·科佩尔著·曹海英译



州人民出版社

东经三十四度线

〔美〕艾尔弗雷德·科佩尔 著

曹海英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民生

封面设计 邹 刚

东 经 三 十 四 度 线

(美国)艾尔弗雷德·科佩尔 著

曹海英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0千字

印数1—10,250册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755 定价: 1.00元

ISBN 7-221-00030-1/I·03

前 言

一九七三年十月，当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接近尾声时，埃及的第三军团在西奈陷于困境之中。这时，据报道，苏联打算直接派兵去西奈，美国立即命令自己的部队处于戒备状态。稍后，苏联的立场后退了一些，主张苏美双方都派部队去西奈（后来并未实现）。有一个曾经当过战斗机飞行员的美国家作家在战争之前就猜测到会有这种情况，并且以此种情况得到实现为前提写了如下一本小说。这本书交给出版商不久第四次中东战争就爆发了。

书中人物情节是虚构的，援引的历史事件和地名是真实的。作者描绘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猜忌又互相串通的关系，描绘了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内部鹰派鸽派的矛盾，以及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活动。应该指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返回家园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但是恐怖活动决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巴解组织早就停止了一切恐怖活动。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通过几十年的斗争实践痛切地认识到：恐怖活动非但不能复国，还会给敌人帮忙。可是阿拉伯游击队中仍然有人坚持使用恐怖手段，这给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带来损害。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晚上，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在伦敦遇刺。凶手自称是巴解的人（实际上是从巴解分裂出去的尼达勒和他的几个伙伴）。这一事件促使以色列内阁批准当时的国防部长沙龙的战争计划。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了。以色列进攻黎巴

嫩，巴解组织被迫撤出黎巴嫩。恐怖分子所制造的苦果却要由整个巴解组织来吞食^①。这使得书中关于阿布·摩萨突击队的描写成为可信。另外，作者在书中表现的亲以色列感情应当注意鉴别。

——译者

^①参见《恶魔导演的战争》（《解放军文艺》一九八三年五月号）

背向清晨初升的太阳，西奈南部山地的群山看去一片灰暗模糊。晴空中强烈的光线使人很难判断距离，可是恩维尔·列希手里拿着地图，知道那些山距离他身后的大海二十二英里。假定他与阿布·摩萨突击队的约会能如期实现，黄昏前他们便可到达大山脚下的丘陵。一旦到达那里，他们就脱离了苏联防区，进入非军事区，那里只有装备着手枪的联合国巡逻队和一个协定可以找他们的麻烦了。有过联合国观察员被杀的先例。

除了苏伊士湾海面上有一细条光滑的水迹外，那艘阿尔巴尼亚潜艇已经踪影全无了。就是那艘潜艇把他送到了距西奈半岛南端不远，介于沙姆沙伊赫和图尔之间的荒凉海滩上。他面前的大地隆起为一块布满石砾的平原，它连绵不断，连一个沙丘或干谷都没有。只有眼下是真正危险的时刻：只身一人穿着战斗伪装服毫无掩蔽地站在空旷的海滩上，带着六箱武器和补给品。

列希是个年近五十，肌肉强健的人。他那淡蓝色的眼睛被一副架在粗大的鹰钩鼻上的太阳镜遮住，那鼻梁曾被打断过，却没有接好，鼻子下面往两边垂下的胡须使他的薄嘴唇和厚实坚挺的下巴显得非常突出。

他是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上校。年轻时曾在朝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六十年代和越共一块干过。

后来他曾在西孟加拉帮助组织毛派干部，然后又被送回印度支那协助红色高棉作战。如今他就是作为这样一个飘忽不定的职业军人出现在这块光秃秃的海滩上，等待着解放巴勒斯坦阿拉伯阵线的阿布·摩萨突击队到来。

列希是个没有私生活，只有一种政治理想的人。他喜欢引用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名言：“要求毁坏事物的激情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激情。”包罗了前巴勒斯坦游击队残余分子的阿拉伯阵线表现的那种狂热情绪搅起了他心底的这种激情。世界正在进入一种沉闷的和平，不过，他心怀恶意地想，还是照样要有杀人的事情的。

现在他看见他们了。他们自南方来，一共十四个人，都骑在骆驼上，还带着没人骑的骆驼。骆驼起伏的步态使得他们看去好象是航行在粼粼闪光的砂砾的海洋上形状古怪的船只，在一片可怖的沉寂中渐渐驶近。

当这支队伍来到一公里外时，领头的打了个手势，骑骆驼者便散开成了一个不整齐的半圆形。莉拉·贾米尔不算冒遭埋伏的危险。列希对她的谨慎深为赞同。他将一双空手高举过头，等待着。队伍静悄悄地靠拢来，把他围住。他背向海站着。

有些人掀起他们黑色的吉拉巴——贝都因人^①的袍子——露出他们的武器。这正暴露出他们的军事装备有多差：以色列造的Uzi轻型自动步枪，老牌苏式AK—47冲锋枪，一支美式汤姆生冲锋枪，三支过时的英国斯登轻机枪。中国，

①贝都因人：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

还有苏联，曾一度很乐意向阿拉伯阵线提供武器。可是自从苏联在分裂西奈的塞浦路斯协定上签字之后，多年来情况已不再如此了。

这位突击队队长用棍子敲打骆驼，使它跪下，然后便下了骆驼。列希走上前去迎接她。自从两个月前在贝鲁特举行的最后计划会议以来他一直没见过她。列希估计这位女游击队员年近四十。她曾经是位美人，有着阿拉伯妇女的风韵，面貌娟秀，一双眸子又大又黑。可是无穷无尽的打仗，奔逃，还有沙漠，已经耗尽了她的美貌。她的一对黑眼睛象磨光的黑曜石一样冷酷，双唇扁薄无情，笔直的鼻梁刀锋似地尖锐。

列希并没有言语殷勤地招呼莉拉·贾米尔。“我告诉过你我我们起码得要五十个人，”他说道。

“我能供给骆驼的人都在这儿了。在费兰我还有二十个人。那就够了。他们都很棒，是敢于牺牲的人。”她的意思是说她的人都是皈依安拉的人，准备着为伊斯兰的事业而死。

列希懂得这一点。在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世代代都在为野蛮的、神秘的事业而死。他说：“让你的人装上箱子。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列希大步走到一口箱子跟前，撬起盖子，里面躺着成排崭新的苏式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正如所约。”他说。

贾米尔命令将箱子装上驮货的骆驼。她从鞍囊里取出一条吉拉巴和一条卡菲耶——贝都因人的包头布——递给列希。等他把满是灰尘的袍子在肩膀上安顿好后，这位妇女说道：“在贝鲁特我有这样的印象：你们的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支持我们。我错了吗？”

“没错。可是决定已经作出了。”他把卡菲耶包到他那粗浓蓬松，正在变白的头发上。“俄国佬和美国佬正在举行调情宴会。地拉那希望他们的爱情凉一凉。我们希望我们以前的中国朋友们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并作出适当的反应。不过即使没有从我国首都来的指示，我还是要来的。”他的笑容增多了，也更富于威胁性了。“我杀死过许多东西，却从没杀过鸽子。这将是第一次。”

他大笑起来，上了骆驼。贾米尔也在他旁边上了骆驼。她打了个手势，队伍离开海边，身后只留下浅浅的骆驼足迹。

华盛顿正落着一场寒冷的秋雨。总统可以从椭圆形办公厅里乔治时代风格的窗口看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灯火。他离开黑洞洞的窗口，疲倦地坐到办公桌后面，感到自己的疲劳超出了一个还不到六十岁的人所应有的程度。他按摩着手臂上隐隐的疼痛，重又调理起思路来。

他的客人在桌子对面等着，恰如其分地沉默着。副总统塔尔科特·昆西·贝利有一种精神上优越的气质。贝利出身于新英格兰贵族家庭，因继承遗产而十分富有，信仰上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本来不是作总统竞选伙伴的人选，但是他能吸引那些时常叨念水门事件和七十年代初美国政策大混乱的知识分子、和平主义者及理论家们，使他们联合一致。没有贝利的支持者，总统知道，该党就会在投票中败北。

事实是，总统不高兴地想道，在这优雅的大厅里他好象比我更自在适宜。副总统生活严谨，英俊的脸庞上只有几道皱纹，恰好却给它添加了几分那些新闻界的女士们所说的“可亲的男子气概。”贝利身材高大，超过六英尺。总统却

不是这样。贝利有一头正在转成银灰色的灰黄色头发，时髦地卷曲在衣领上和太阳穴旁。总统却正在秃顶，头发仍是他家乡大草原上那种随意的家常式。副总统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曾在前几届政府中任职，发起过一些颇引人注目的捐税改革和福利计划。不过，最使总统不安的是贝利直言不讳地认为过去二十年来国家的麻烦主要都是由军方引起的。贝利以“鸽子”闻名。

使他们在这椭圆形办公厅内一直待到将近午夜光景的是关于政府动议追加防卫拨款以使美国维持和平部队在西奈半岛再待三年的辩论。塔尔科特·贝利认为，花在武器和士兵身上的钱都犯罪般地浪费掉了。此外他还认为美国使一支孤立的军队紧紧靠近苏联一支同样性质的军队，这是十分危险的。

不错，总统承认，中东的局势包含着引起对抗的因素。不过他和那位签署了名为塞浦路斯协定的和平条约的前任却觉得，在一个核武器逞威耀强、联合国破碎无力的时代，这是唯一的选择。

“我考虑了你的建议，塔尔克，”他说，“我看不可能就我方组成军的规模再做任何削减。”

“如果这是你的最后决定，总统先生——”

“这是的。我已和福勒·毕尔谈过，议会通过不会有什么困难。”

“议长是个唯命是从的人，”贝利于巴巴地说道。毕尔是总统政治上的老搭档，与其说他是才智闻名，不如说他是忠诚邀宠。

总统那通红的，陷在布满皱纹的眼眶中的眼睛变得严厉。

起来。“我不愿意事情是别的样子。我特别希望你去西奈会见罗斯托夫并且签署协定延期的文件。”

贝利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他的名字出现在塞浦路斯协定上可以保证贝利的支持者们赞成这个协定以及它的全部含意，那就是：美国，在越南的痛苦经验之后，仍要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总统先生，”他语音沉重地说道。

“你可真是个该死的道学先生，塔尔科特。”

“随你怎么说吧，总统先生。今晚就到此为止吗？”他想起身，可是总统用手势制止了他。

“对不起，塔尔克。我不该这么说的。我想我是累了。我妻子和女儿们正在棕榈温泉等我。我想离开几天去和她们待在一起。沙漠的空气也许会改变我的性情。”他露齿一笑——这是他的著名表情，充满孩子气，富有诱惑力。然后他把这题目放在一边，说道，“有一件私事我想托你在西奈给我办一下。”

“当然可以，总统先生。”

“我希望你随身带一封信给塞德尔法官。我想看看能不能让他回到联邦司法界来。”

贝利没有马上讲话。贾森·塞德尔曾是总统在律师学校的同班同学，和总统一样，属于该党的稳健派。他曾做过四届国会议员和十二年的联邦法官，然后突然采取空前步骤辞去法官职务以接受军队任命，被选派为年轻的塔特将军的参谋长，驻在西奈的美国防区。现在八十高龄的卡莫迪法官正打算从最高法院退休，总统显然是想指定塞德尔去顶他的缺。贝利心中一阵不满。指定一个塞德尔这样的保守分子，

一个和军界交谊颇深的人去接替一个卡莫迪那样的老自由派，真令人气愤。

总统说道：“你又在摆你那请教徒的脸色了，塔尔克。我知道塞德尔在坎布里奇和新哈芬塞德尔不会是有希望的候选人，不过在某些集团内这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利条件。”

副总统脸红了。“你要作你那中庸之道的演说了吗，总统先生？”

“不。我累了，你以前也听过了。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副总统站起身来。“很好，总统先生。”

“晚安，塔尔克。旅行愉快。”

“也祝你旅行愉快，总统先生。”

贝利走出椭圆形办公厅时，总统的眼光落到那个坐在门厅里的，无时不在的准尉身上，他腿上放着装有关战争密码^①的公文包。这个场面几乎总是使他有所感触。一个很象他的人也这样坐在克里姆林宫里。他们从来不会让人忘记和平是一件多么脆弱的东西，它是多么依赖于人的有理智的行为。

铺着绿羊毛毯的会议桌对面，苏联空军指挥官尤邓尼奇上校引人注目地用银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土耳其香烟；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诺渥特尼上校向落满灰尘的窗户外面茫然凝视着；而海军指挥官萨哈罗夫上校则毫无兴趣地听着情报判读员念前沿巡逻哨的指控报告，上面记载着列举的发生在非军事区的违约行为。这种报告对所有的指挥部会议

^①美国总统随时携带此包，以便必要时能发出密码。这个密码一发出，整个美国核武器系统便自动运行起来。

都是一种例行公事，不论是在阿里什这里的苏联组成军指挥部还是在舒乌兹的美国组成军指挥部都是一样。它们被宣读，被否认，最后在非军事区中心的联合国观察部队的指挥部里归档，被遗忘了。

情报判读员已经读了快一个钟头了，威廉·切卡什·谢尔曼·塔特少将觉得自己渐渐失去了耐性，他的目光转到了房间尽头墙壁上挂着的西奈半岛地图上。图上标着根据塞浦路斯协定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这一大块心脏形的陆地被分割成的五个防区。非军事区被一条分界线一分为二，这条线就落在格林尼治以东的第三十四黄经圈^①——即东经三十四度线上。非军事区由联合国观察部队巡逻。这支部队由四个中立国——瑞典、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部队组成，三十天一换班。眼下是瑞典部队值勤。非军事区以西是苏联防区，再过去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②的防区；往东则先是美国防区，然后是以色列防区。每个防区都保持着自己的维持和平部队组成军。

早上的阳光从没遮挡的窗户斜射进来，天花板低矮的房间里闭气闷热。俄国人全副仪仗地坐着，穿着军上衣，佩着勋章，正如乌兰诺夫老将军严格嘱咐的那样。塔特穿着干净柔软的开领卡其军服有理由感到舒适。他想到尤里·乌兰诺夫有充分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不过他毕竟是个了不起的战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曾是个连长，而比尔·塔特那时还是个在旧金山卫戍区操练场上耍的毛头小兵呢。

塔特的小组包括伊丽莎白·亚当斯上尉，他的从陆军妇

^①天文图上通过两黄极的大圆。

^②即埃及。

女队来的秘书；塞德尔上校，他的参谋长。本来还应该包括戴尔·特拉斯克中校，战术空军大队的新任指挥官，可是他却给自己安排了日程，驾着一架百舌鸟垂直起落喷气式截击机在美国和以色列防区上空做熟悉情况的飞行去了。比尔·塔特决定不命令他推迟这次飞行，不过作这个决定时他多少有些犹豫不安。

亚当斯上尉开动她的录音机并且摘记下苏方的指控。塔特，对情报判读员那嗡嗡的指责声厌烦不过，干脆地说：

“我建议我们把这例行公事抛开，讨论讨论为总统和副总理的访问要做的合作安全措施吧。时间不多了。”

“副总理罗斯托夫还没有到达西奈，”乌兰诺夫将军说道。“他来之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从他那毫无表情的声调中塔特知道他那斯拉夫人的疑心被引动了。他又试探道：“要是副总理乘飞机来，请给我们一张飞行时间表。我们不愿意有什么事件发生。”

尤邓尼奇上校说道：“我国空军的飞机用不着别人指点完全可以从莫斯科飞到阿里什，将军。”

看到乌兰诺夫死死地盯了他的空军指挥官一眼，塔特压下了气愤的回答。忽然这位老人说道：“罗斯托夫同志今天晚些时候将到达亚历山大。从那儿，明天早上，他将乘直升机直接飞往区中心参加会晤。”

塞德尔抽着烟斗，他喷了口烟，平静地说道：“把直升机——即使是副总理的直升机——开进非军事区，这需要联合国也需要各签约国的同意，将军。”

“有没有什么道理要拒绝呢？”诺渥特尼问。

塔特说：“没有时间来取得占领国及联合国塞浦路斯委

员会的同意了。副总理只能使用地面交通工具——象美国副总统同意要做的一样。”

他转向乌兰诺夫：“如果你同意，将军，我们现在休会。明天我的保安军官将在区中心会见他的苏联及瑞典方面的伙伴以作好各项安排。埃利克森将军在十一点等待他们。……丽兹，”他对亚当斯上尉说，“请给直升机机场的博福特打电话，要他在真理厅集合新闻记者。我要马上回舒乌兹去。”

伊丽莎白·亚当斯离开房间走过院子去通讯中心，她沉浸在惯常的幻想之中。亚当斯上尉热恋着她的指挥官。他那略现棱角的，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庞，无疵可指的制服绷在运动员一般的躯体上所产生的诱人风度，特别是他应付这件极为艰巨的使命的那种老练和自信，这一切，在她这个三十岁的姑娘心中激起了一种处女的崇拜感。当然，比尔·塔特对他的军事秘书的幻想是一无所知的。在这幻想中，他与她每夜在沙漠的星空下共度良辰。

丽兹·亚当斯是教养良好的东海岸来的老处女。她唯一的一件反叛行为便是在取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参加了陆军妇女队。她经常害怕，主要是怕俄国人。她把俄国人看得象匈奴人和蒙古人一样，急切要毁灭他们因缺少精巧细致的感情而无法理解的一切。在她和这些臆想出来的危险之间挺立着美国军队里最年轻的少将威廉·塔特的强壮身影。

如果比尔·塔特按亚当斯上尉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话，他就会深有感触并且颇为沮丧。他知道自己是个好战士，是个彻头彻尾、光明正大的爱国者。不过他也知道，要不是总统对他威廉·塔特的偏爱，就会是另外的军官——素质也一

样地好——来指挥驻西奈的这支美国组成军了。

塔特还知道，并且痛心地遗憾，他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他的妻子早在三年前就离开了他。他的儿子是达特茅斯一位披长发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副总统贝利的狂热拥护者。根本谈不上让这孩子继承家庭的崇尚军事的传统。

然后是德波拉——以色列国防军的德波拉·扎多克上尉。这姑娘对一个身踞敏感岗位的男人太不合适了。塔特肯定，中央情报局站长萨姆·唐纳森给五角大楼送一份秘密报告说指挥官和一位有以色列情报局特务嫌疑的女人搅在一起，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军官们鱼贯走出屋子进入上午十时左右清澄强烈的日光之中时，乌兰诺夫碰了一下塔特的臂膀把他拉到一边。

“我听说，”他用带浓重口音的英语说道，“北京的军人们不高兴这项协定续约。最好记住他们还有爪牙和傀儡。你有没有从你的情报人员那儿听到什么消息？”

“没有。在我方区域内连阿拉伯阵线也没什么动静，”塔特说。曾有报告说阿布·摩萨突击队从黎巴嫩消失了，可是他认为这个情报没有什么意义。

乌兰诺夫压低了声音：“私下地，威廉，我可以告诉你副总理罗斯托夫将乘军舰到达。他昨天在拉塔基亚会见了叙利亚人。诺渥特尼不会同意我这样，可我觉得最好告诉你。”

“谢谢，尤里·迪米特里耶维奇，”比尔·塔特说，心里不觉紧了一下。在叙利亚海岸的拉塔基亚和亚历山大之间驻有美国的第六舰队，以色列海军和整个空中巡逻网。定要让你的保安军官带一个瑞典语翻译到直布罗陀，尤里。知道和埃里克森将军打交道会是多么麻烦。

乌兰诺夫竭力做出微笑。

“你怎么样，尤里·迪米特里耶维奇？”

“疲倦，”乌兰诺夫说。“疲于和冲动的哥萨克，狂热的利比亚人，无能的埃及人——还有美国的资本家们打交道。我老了，威廉。”

“老？库图佐夫在波罗底诺打拿破仑的时候正是你这个年纪。”

“时代不同了，威廉。现在我们可受不了波罗底诺了①。”

这倒不假，塔特想道。现在整个世界就是个核火药桶，西奈就可能是火星。他可以看到苏联和埃及的旗帜在沙漠的风中断续地飘动。它们之间立着维持和平部队的旗帜，旗上印着古怪的充满敌意的符号。东经三十四度线两侧的人员都在制服上佩戴这种符号：两个半圆，一红一蓝，组成一个圆圈，圆圈被相对的两支箭头切分为二。

乌兰诺夫将军向美国人道别，乏力地走向他的汽车。停在阿里什供将军专用的深绿色道奇牌军用车里出现了塔特的直升机驾驶员安斯鲍夫。他旁边坐着亚当斯上尉，他们之间的座位上放着那个鸡蛋脑壳们②提供的黑盒子，用来干扰俄国人可能在塔特逗留阿里什期间藏在车里的任何窃听装置。

塔特和塞德尔上了后座，安斯鲍夫开动汽车。“罗斯托夫从垃塔基亚打海络来，”塔特对塞德尔说。“我们最好告

①波罗底诺战役：俄法1812年战争中的最大战役之一。1812年8月26日（公历9月7日），库图佐夫指挥的俄军在莫斯科西郊波罗底诺村附近击拿破仑一世统率的法军。双方伤亡惨重，俄军旋即后退，并撤出莫斯科。

②美俚，指知识分子。